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謝

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

守冢人悛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
曰悛為太子庶子 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

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銑曰革改

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

祀燕祭齊廟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

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也 向同善注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

為後愚廢

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

五臣作代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善曰論語

曰繼絕世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柔服德也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

絕也傳云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臣五

伐叛刑也

作祀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

普祀

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

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良曰諸絕祚謂諸公子絕

祀者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善曰漢書灌嬰

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嘗侔尊力嘗

也

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

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

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

也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

羽卒起卒亡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善曰漢書曰初謂禮與六國同懷王封羽為魯

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

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切善作廟有後可冀

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伏惟大晉應

天順民五臣武成止戈善曰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

夫文止戈為武良曰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

之館善曰書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翰曰

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興滅加乎萬國繼絕
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

善作義

未足

以喻

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銑曰言國家興

之美不足比也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

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善曰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

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銀印青綬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

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濟曰過望謂恩澤也

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

鷓鴣恤功愛子及室

善曰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

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鷓鴣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

故天稱罔極之

恩聖有綢繆之惠

善同翰注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微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深

也追惟吳僞武烈皇帝

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

曰武烈皇帝

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

銳同善注

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

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

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

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文五

龍龍上一角缺甄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
音真銑同善注

承業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

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招百越之士奮鷹揚
曰長沙桓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

之勢

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曰招集也

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貌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

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

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

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良曰大夫家積義勇之
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

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

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新采

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

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

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銑曰

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故舉勞則力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

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

世五臣已輕

向曰言論功勞則嘗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

不為晉寇也若緣孫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

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

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

濟曰裁淺表明克能厭足

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亡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

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

壟永以為常

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比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善曰何法盛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

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翰曰監令不同蓋相類也餘同善注

臣亮言臣

五臣無亮言臣

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

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

善曰

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
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
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
尚書序曰逃難解散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
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也有不悟
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善曰先帝謂中宗元
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既
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
五臣無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
既字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又曰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故國士報之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勸力
同心申之以婚姻向曰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
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

纓沐浴玄風

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濟曰

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

教頻繁省闔出領六軍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良曰頻數繁多也

省闔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軍出總六軍者為王敦中領軍也翰曰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

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善曰先帝元帝也禮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向曰謗毀謫誹也塵猶穢也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謫既衆是穢明朝以

此事聞徹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善而元帝崩

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濟曰區區猶勤勤也竟終祚福宰輔賢明庶也言明帝升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

寮咸允康哉之歌五臣作美實在五臣作存至公善曰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仲

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而國恩良曰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又有臣領中書四字則示天下以私矣何

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

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發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問之辭

聖德無私

善曰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善曰西征賦曰窺七貴於

漢庭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東京六姓章德實

后和熹鄧后安思閭后桓思實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為更無

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

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言此諸黨以

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

懷等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

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

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

側目而視也 濟曰憑依也 天地喻天子皇后也 四時
根援喻諸王也 財淺也 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

懼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

良曰允信也 不容誅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 弊頓仆也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

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

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

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閭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

善作

謂寒心者也

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 姻進謂外戚用事也 重閭宮門也 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

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往代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

夫萬物之所不通

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

道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

小才之用不如防備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

處心膂

音

外總兵權

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

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言以此求中書令為天子心膂總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善曰孫卿子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致我以此招禍敗佇立可待也

欵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

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朝士百
不拜後為丞相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欵誠也

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善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
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寮予之中
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銑曰寮官也頗少夫富貴寵
也坦然明白貌衆不能明無私情故生疑也

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違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向

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
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爾

仰覽殷鑒量已知敝善本作弊身不足惜為國取侮善曰毛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之戚度已必散誠不惜身恐為國禍

是以慙

慙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

五臣本作懼

屏

營不知所厝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

史表翰曰慙慙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

以臣今地不可以

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

書

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銑曰今地謂嫌

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察臣之愚

五臣本有誠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向曰天地鑒察日月

之明愚
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

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
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
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五

臣本作
桓子元

臣聞太

五臣
作大

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

之義彰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已見江淹
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
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

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善曰洗耳許由也琴

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

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

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

在三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藥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

父之節

是故五臣作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

民靜一流競

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

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以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

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

平善曰東觀漢記曰鄯裂群臣上奏世祖曰

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州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圯毀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之地故三方分毀

善曰鄭玄置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良曰兔置網也詩云肅肅兔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

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斯五臣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斯無斯

字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善曰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

愍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棄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昞字彭子康帝崩乃即

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

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

鯢喻李勢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

食小國也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

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

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

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虓圉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

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己而使
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
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
絕脰而死蠋音蜀 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庶幾
思想此人於忘國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
之墟餘同善注

揚清渭波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渥其泥

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波毛萇詩傳
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
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于時皇極邁
抱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潔之行

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善曰周易否卦曰君子道消也陸士衡表曰遭國顛

沛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偃仆艱難也道消

中華有顧瞻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

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

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無此望也

凶命屢招奸威仍逼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李

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銑曰

凶命謂李雄李壽也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

秀終不身寄虎吻

亡粉危同朝露善曰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漢書李陵

應命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喻危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善

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誓不降辱謂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不仕亂朝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

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良曰偽庭李雄朝也雖園五臣綺之棲商洛管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雖園作袁綺之棲商洛管

寧之默遼海

善曰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

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方之於
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擲也翰同善注

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也言皆美秀之

節夫旌德禮賢化道五臣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五臣

作尊

作哲

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

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

曰勸游滋侈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

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澆益宜振起道義

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聲無聞

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良曰言時澆薄流遯不返當須若

振起道義之人以勸免敝俗

秀蒙蒲帛之徵善曰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

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濟

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善
之禮蒲裏車輪而徵之
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濟曰頽壞
軌法囂薄也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
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五臣作也善曰周書曰乃辨
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
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解尚書表

殷仲文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
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翰同
善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怙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善曰魏
略王修

奏記曰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銑

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何者勢弱則受制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敢喻

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以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

此喻以與

昔桓玄之世

五臣作代

誠復驅迫

五臣作逼

者衆至於

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

五臣作以

身殉

五臣作殉國

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濟曰逼迫也徇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効

之拂衣以謝世事

遂乃宴

五臣作晏

安昏寵叨昧偽封

善曰左氏傳曰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

翰曰宴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貴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為東興公也

錫文篡事

曾無獨固

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熟

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

銑曰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女教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

鎮軍臣裕

善曰鎮軍宋高祖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

裕劉裕也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

成濟曰臣正也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
桓玄反正晉之社稷廣為善以假借人命
佇五臣一作抒

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

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良曰抒洩也三驅之人
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

洩漏我微命寬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知維善曰
縱令人大信之

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翰曰于時
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之謂不解尚書

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善曰左氏傳
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銑曰言

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
之理為尚書以

力効軍旅也是以儼俛從事自同全五臣人善曰毛
詩曰何

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
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向曰僂俛俯
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
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

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

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
近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周易曰品物咸亨濟
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

時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

善曰尚書曰予心顏
厚有忸怩良曰胡

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

乞鮮所職待罪私門

善曰韓詩
外傳曰公

道達而私門塞也

翰曰

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

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傳季友

善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銑同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詩曰居河之湄

向曰振整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善曰左氏

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威無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

雍州

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

河流遄疾道阻

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

且長

善曰詩曰邇洄從之道阻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

且長

良曰邇洄速阻險也

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東觀漢

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

淹遲也

良曰始以今月十

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鍾

簾

五臣作虞

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

善曰毛詩曰鞠為茂草毛詩序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

翰曰晉舊都故稱隳頽廢壞也虞鍾

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而

生禾黍也

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善曰潘安仁西

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銑曰廛

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貌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以其月十五日奉謁

五陵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

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向曰謁拜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

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曰毛修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

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

如舊

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貯良曰繕修也謂修理荒

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

翰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

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銑同善注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作教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善曰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故司勲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善曰周禮

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
休明 濟曰司勲官名主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
沒之後終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 五臣無 臣劉善無
益著明 將字 劉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善曰裴
子野宋

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

咸寧 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 密勿
佐竭盡猷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

軍國心力俱盡 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
龜倪也 良曰言於軍旅之中心盡謀

慮力盡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善
行陣 曰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
曰若時登庸又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

言是聽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數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

新君之大道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

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

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中軍為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

班同三事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濟曰緝

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榮哀既備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

寵靈已泰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良曰生榮

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善曰

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

翰曰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善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

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閭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

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

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

銑曰虞度殷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

之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

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
溢滿也言穆之善言善謀滿於人聽

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善曰穀
梁傳曰

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
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

則詭辭禮曰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
濟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算造

誠保直莫見其際

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問
事隔於皇朝功隱

於視聽者不可勝記

五臣作紀

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善曰

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

成晉之柔嘉是甘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

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遂有成也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

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

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不能安

濟軍國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

之事

也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

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

善曰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向曰抑絕

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撫事永念胡寧可

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

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賚所及永秩於善人

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

禄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禄秩於善人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

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

詳議

善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

議

為齊明皇

善無皇字

帝作相

善無作相

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

城郡公也

任彥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

廢帝自立

臣鸞

五臣作公

言被臺司

五臣無司

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五臣作長史

錄尚書事封

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

力淺短

善曰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

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

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

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向曰篤世祖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

武皇

善無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

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濟

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弟親之也

武皇大漸實奉話

戶言善曰尚書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

也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

善作

識量已

善曰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

頗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鑑量已知弊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分蔽暗也

側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又曰后憑玉几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

憑玉几言不忍固違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善曰尚書顧拒此時受託之言

几道揚末命向曰荷負也導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引揚明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善曰嗣君謂君爵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弃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

罪而召我哉濟曰嗣君爵林王也王室不造職臣之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

由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

泄則職汝之由也良曰造成也何者親則東牟任惟驚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善同翰注

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此無救王譏之言

訓誓在耳

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家國之事一至

於斯

善曰謂鬱林獨慶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國家之事遂至

於此也

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鬱林王也

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

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太冲吳都賦曰起寢廟於武昌張士然表曰園陵

殘於新采左傳楚薳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濟曰肅虔皆敬也高

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

寧容復徼

榮於家恥宴

五臣作晏

安於國危

善曰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宣敢干祿位以徼時榮

乎左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恥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鬱林廢後也

良曰徼遮也家驃

驃

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

上將之元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

神州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銑曰驃騎上將軍

漢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

表也列岳謂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善曰周禮

比於諸侯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

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

書令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

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善曰王隱

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濟曰

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愜可也言自知不可誰

以為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善曰戰國

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止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鮒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毛矣貫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歸一事爾

自同體國不為飾讓

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

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

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至於
體為已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

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善作越為

期不敢聞命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
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

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
也銑曰均同匡正隕沒越墜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

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亦願
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善作固永昌之丹

懃苦獲申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

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

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
以祜為征南大將軍何法盛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肅
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乃知君臣
公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懇信也慚不足也

之道綽有餘裕

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濟曰綽寬裕

也優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

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

度也屏營猶驚惶也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善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

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翰曰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

臣五

宵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

謝中

五臣無臣雲二字

臣素門凡流輪翽無取

善曰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輜車運在輪飛

骨須六翽銑曰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翽謂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

進謝中庸退慙狂

捐古縣反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向曰中庸

謂中常之人狂狷佯狂也慙謝皆謂不及也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

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濟曰鑽先王

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就成也

負書燕魏空殫

菽粟躡屨

脚

齊楚徒知貧賤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

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彈盡也菽豆也躡踏屨履也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

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

意

苡

以

興謗

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暴勝之持斧

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

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

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侯有

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出薏苡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為南土珍恠因而流謗

也此謂雲為始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太守而被解落也

井臼之逸

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

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也銑曰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虜獲也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

井臼操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

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

莫

欲以安歸

善曰莊子盜跖謂孔

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

歸薛君曰瘼散也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

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閉門荒郊再

亂離東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

閉門荒郊再

離寒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

交毛詩曰載離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

寒暑冬夏也 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臯

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漢書楊僕

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 良曰臯

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雖室無趙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臯鍾山

女而門多好事 善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

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 祿微賜金而歡同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

娛老 善曰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名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
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
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
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翰曰疎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娛言我祿則微
薄賜金然折芰燔枯比焉自足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
歡娛同之

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又曰蔡邕與袁
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翰曰芰蔭

也可以藉坐也枯乾魚也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

不謀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

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
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謂應萬代千年之聖

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

臣覺

五臣作

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

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

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櫬也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經

士輿櫬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向曰覺隙也離心謂如紂臣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

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

初也叨貪也天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降罷大名一朝

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

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濟曰獄訟之士

事與謠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總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

身不堪至此大官

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豐

五臣作鄴善曰東觀漢記曰

考侯仁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

高祖同里蕭曹等持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鄴邑

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善曰東觀漢記曰初光武

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
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又曰
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之費良同善注

俯拾青紫宣待明經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中夫銓衡之重關

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善曰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

核人物也尚書答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

知不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善曰孫綽子或

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
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

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
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習鑿齒襄陽耆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齒襄陽耆

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
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

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

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
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薦七人不亦衆乎濟同善注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五臣發顧無足算五臣

作筭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

幼莊子螭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論

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
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思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

落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季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

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

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

齊季陵遲官方淆

亂

善曰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禮樊然淆亂銑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王政淆亦亂

也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

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烏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向曰鴻都學府也不綱謂無綱紀也餘同善注金

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善曰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

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

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服

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為亂謠曰金章草創惟始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衆故云此矣

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良同善注

宣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

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善曰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

武弁大冠加金鎰附蟬為文

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乏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章

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鄴侯

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

河內後封雍奴侯銑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善曰

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

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可封為鄴侯向同善注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胄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

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差強人意隱若一

敵國矣封漢廣平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善曰東觀漢記曰東

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濟同善注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

桓榮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

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闕內侯濟同善注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

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五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濟曰紀錄也餘同善注五

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善曰五侯王氏也漢書曰

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

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
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
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勲既義異疇庸實榮
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

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翰曰疇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臣本自

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

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士不過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業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

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

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從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也中
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刺史即古牧伯也太史左傳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戲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向曰玄平
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
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
賢臣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
史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

所富者義所乏者

五臣作非

時善曰富義謂段干木魏都賦

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
之德自解紛也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濟曰富
義謂富於道也所乏薄宦東朝謝病下邑
非時言當太平之時善曰王僧孺
范氏譜曰少

連太子舍人餘杭令濟曰東朝謂先志不忘愚臣是經任宋太子諮議郎也下邑所居邑

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五臣作爾今茲首夏將亞

冢司

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

騎常侍吏部尚書良曰先志謂先雖千秋之一日九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

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

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臣雖無識唯利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翰同善注

至謹奉表以聞

善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之命於常法

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銑同善注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

治事

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

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

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伏

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

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旒纁塞耳所以掩聰也纁古冕字纁古纁

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濟曰旒以蔽視纁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內外

如符璽焉充滿也符璽印也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

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責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

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良曰

言今塵迹與之同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客
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聖人出仕而谷空也振

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善曰
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

海內荒亂立為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
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

牛於朝歌保謂伊物色闕下委裘河上善曰列仙傳曰
尹為酒家傭保

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
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

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
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

帝駕從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蕪采善曰王褒講德
論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衆味論為國者信資

衆而善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
賢而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

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
書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

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寢議五臣廟堂借聽輿
龍作納言凡九官良同善注寢議作義廟堂借聽輿

阜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
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

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
左傳臧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翰曰

廟堂謂貴臣與阜賤士也言寢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
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

實欲使名實不違徵倖路絕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
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

職也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徵倖徵古克切銑曰
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

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善
絕徵倖徵倖猶苟且也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
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

而不倦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
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
僚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

以位卑貌陋而不用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
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

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
次子也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

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
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
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
冠冕當世也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

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善曰淮
光而為海內所推美也

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綺狀曰綺資氣早茂才幹
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

孝友翰曰迪蹈也言神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
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

樂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
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
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為乃爾銑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善曰孫盛晉
日言暕俱有之

陽春秋曰裴

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居無塵

雜家有賜書

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

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陳家亦有濟曰塵雜謂

辭賦清新屬言

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

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良曰邇近曠遠居近親道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善曰謝宣遠送孔令詩曰踈物也

言此人守朴丘園則虛三公之位

庫序公朝萬夫傾

望五臣作首善曰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

而已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

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

郃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向曰言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有字僧理孺三字

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善曰劉璠梁典曰王

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

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研范曄後漢書曰

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

既畢誦讀亦徧矣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盾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

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

為經良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善注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

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
矣翰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甘泉遺儀南宮

故事

善曰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

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銑同善注 畫地成

圖抵掌可述

善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向曰抵掌謂擊手也餘同善注 豈直

鼯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善曰擊虞三輔決錄曰竇攸舉

孝廉為郎世祖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隲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

識司空張華以問東晉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陳坐
文驗之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濟同善注

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善曰班固

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
曰質問也良曰言陳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

之美質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善曰書曰大玉夷
定也玉地球河圖在東

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翰曰東序講道之處

祕寶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仕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

器周世資銑曰信有以言而廢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不任下情

善有云云字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秦字茂緒為義興

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貢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畧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向曰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貢襲爵秦既長大貢上表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此表讓於貢也

任彥昇

臣秦言

五臣有一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貢奔所請

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貢世載

五臣作承五臣作以家允膺長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淵

載世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綦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

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

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釣以德德釣以卜也

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土字謂南

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而深鑒止足脫

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屣千乘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

封郡如脫屣屣於千乘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

屣屣履也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

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

歸兄也言已執匹讓仁孰大焉翰曰言大義合

夫之志終無二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

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

字稱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緡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銑曰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且先臣

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

情事觸目崩隕

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

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墻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

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也向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嗣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

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若使責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

之節

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善注

濟同

是廢德舉宣曰能賢

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宣曰能賢纂引此以存讓

善注

良同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傳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爾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翰曰傳絕謂不襲封也

若不見免當投竄

不任

善作勝

丹慙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

善作以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

武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

行銑同善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

不刊之書

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

惟奉明邑號千人訖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向曰猷道微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而藏諸

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

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略曰存武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然則配天之迹存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

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

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憲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

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

注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

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善曰

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書曰首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

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

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

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況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記也

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

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

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則與周公同功也

道退無苟利之專

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

著謂為刺史也

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

五教以倫

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百揆時序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翰曰五教謂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

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

書藝業述作之茂

五臣作義

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

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者

道非兼濟

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

事止樂善亦無得而

五臣無而

稱焉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

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

得而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

善曰詩曰人之

鴟鴞東徙松檟成行

善曰言成

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于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均齊春秋

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

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

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

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櫬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

史斯謂之三藩也良人蓄油素家懷鈐筆善曰揚雄書曰齋細

素四尺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鈐筆行誦文書瞻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鈐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

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臣五

作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作致

之者反蒙嘉歎

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

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畧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

尤歎美其惠銑曰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至

於道被如仁功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善曰論語子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向曰被及也言人有大功故太宰淵丞相嶷

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善曰褚

王檢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

為文濟曰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同寧容使長想
迹親與寢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畢長陵輜由軒不知所適善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曰敢有去

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死罪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
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

焉良曰輜軒使車也使采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
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善曰范曄

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狐突
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翰曰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

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五
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

作帷毀蓋未蓐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

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

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

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

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銑曰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

恩誰知我未藉螻蟻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而太宰已在幽泉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蔽塞也微物雲

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

儻驗杜預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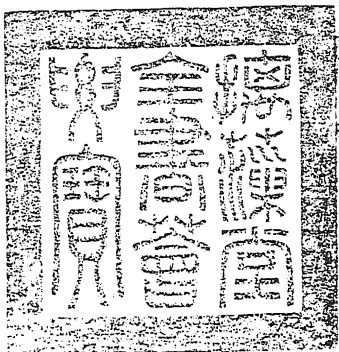
五臣作立峴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善曰襄陽

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叅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覲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餘同善注

文選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膳錄舉人臣張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

集部

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善曰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

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

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及二世信趙

高之諧具斯五刑晉斬咸陽市也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無者字

穆公求

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善曰史記曰戎

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

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

翰曰戎宛小國名

迎蹇叔於宋來邲豹公

孫支於晉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

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郤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

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無穆公用之并

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

也產生孝公用商鞅兩之法向曰公孫鞅衛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

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善曰史記曰衛鞅將

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卬五惠王用剛切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

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

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

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

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

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

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

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

包九夷制鄢音偃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子容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善曰九夷屬楚夷

也鄢鄢楚二縣蓋

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

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惠王卒韓魏齊

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惠王卒韓魏齊

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惠王卒韓魏齊

楚皆賓從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
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
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昭王得范雎廢穰侯

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善曰史記曰武

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
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
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
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
保乾圖曰光閨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
餘也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
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翰
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翰
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由此觀之客何負於

秦哉

善曰負猶累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弗

善作

納踈士而不

善作

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

致崑山之玉有和氏

善作隨

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劒乘纖

五臣作熾息廉切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鴈

徒河

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劒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

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劒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鴈皮

可以冒鼓也

濟曰和氏寶則卞和之璧太阿劒名翠鳳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

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臣五

無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啼不實外廐善曰周書曰正北以

馱馱爲戲廣雅曰馱馬屬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屋江南金錫不爲用蜀

之丹青不爲采所五臣作可以飾後宮充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

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

然後可則是宛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綽古老之衣錦繡

之飾不進於前善曰說文曰珥璣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

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註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傳璣飾珥珥璫也綽繒帛也

出阿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

謂閒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夫擊甕於扣善作治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

甫彈箏搏髀陞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善曰說文

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

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也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

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五臣無何也快意之善無當前適觀而已

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

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作可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

故能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

善作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

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奔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

之謂

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裹足以

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資盜糧者也

善曰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翰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

夫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

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五臣作答

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

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濟注同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

越

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

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

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

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

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
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銑曰晚節

末路謂二世時也叩擊也何則問辭列郡不相親萬
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室不相救也翰曰言苦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

下不見伏兔善曰史記曰秦惠王游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

鳥下盡地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關城不休救兵不
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

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流猶行也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
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

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故說何則彊趙
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

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

六齊望

地銑曰責求也

趙大國故云彊也餘文同

於惠后

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

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王壁光為濟南王也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

心常追怨惠

城陽顧於盧博

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

帝及高后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

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
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
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善曰張晏曰淮南厲

也翰注同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

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
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也濟曰文

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
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

墓思其父

見遷殺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

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
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
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也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爲吳也今大王不憂其

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
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

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記曰荆王獻

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

銑曰

雖使梁并

邯鄲趙都也

長沙郡名

還聚也

青陽水名

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

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

所爲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

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

難吳計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輒當爲禦言吳

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

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以下乃致其意焉向曰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爲大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王憂也

聖王砥底

善作

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遊者爲之談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砥礪也陽將

致其意也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

善曰如淳曰改易精

言變易精思極盡謀慮也則無國而不可干

善作

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翰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

然臣所以

五臣無所以字

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

善無也字

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
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

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

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下風之行言王之
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尤甚也

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

至

鳥累百不如一鶚

善曰孟康曰鶚大鵬

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
子向曰忽輕也至謂至情

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

袪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善作

湛字

善曰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

三也

衽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

臺趙王

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呂后殺之湛今沈

字

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

后殺之

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沈沒也

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

道

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

長謀

反廢遷然則計善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

蜀故云西

然則計善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

亦明矣

善曰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

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

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良曰諸專諸賁

孟賁皆古勇士也

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故願大王審

畫而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善

曰善

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 向曰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

早起聽朝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

後

善曰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 翰

曰邾魯國也儀父諡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餘文同 深割嬰兒王之

善曰應劭曰文帝封齊王

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

濟注同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陽

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

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瑋其肥盛晉書註以瑋為諱也 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

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後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益加也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

豈非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

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

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今天子新據先帝

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善曰

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向曰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慎大王弗

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

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分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

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服虔曰過誤也翰曰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

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高皇帝燒此爲諫言王爲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矣

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善曰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又曰燒棧道

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

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

收敝

善作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

楚大破

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關而破項羽西楚則項羽所

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善曰如淳

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

王熟察之

善曰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銑

不慎其幾微也熟猶深也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

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也向曰陽爲人忼慨不爲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

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

然也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先生爲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善曰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

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如淳曰太白天

之將軍也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爲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

疑也是時太白食昴趙分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切

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今臣盡忠竭誠畢

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

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是使荆前辭同不也銑曰言左右者不敢斥於王

軻衛先生復起而

五臣無字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

昔者

善無者字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

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覺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

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

李斯竭忠胡亥極

王以爲非

玉則其右足誅亦刑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

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爲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

市胡亥是以箕子佯

善作陽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也字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爲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而歌也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謬故令後之

無使臣爲箕子

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

鴟夷槥形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觀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

皮作鴟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

良曰知忠而獲罪

願大王熟察少加

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

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家語曰孔子之郟遭

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說銑曰言人不相見

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善無事善注同向

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

之仇何如於期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搃其胃於

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

燕太子徐廣曰搃丁燭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古郢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

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夫王奢樊於期非

爲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翰注同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

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翰曰蘇秦於天白圭戰亡六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之信也

城爲魏取中山

善曰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注良何則誠善作

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

決馱音蹄善曰惡謂讒孟康曰雖有讒惡王更饒

以珍奇之味也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更烹一駿馬以食秦馱馱駿馬名

白圭顯於

中山中山善無中山字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

五臣無文侯字投以

夜光之璧

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贈以

寶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音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臚引鼻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臚者脫去

人之臚郭璞三蒼解詁曰臚膝蓋也翰曰司馬喜爲宋所刖而說中山之君而王以爲相也臚則也范

睢摺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

王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

齒睢得出亡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摺折也濟曰范睢爲魏相魏齊之所笞擊折齒摺脇睢得出亡入秦說秦

王王以爲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應侯也

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淳同向注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爲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

比周於朝以移人主

善作主上之心

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

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銑曰

比周朋黨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

善無道字

路繆

善作穆

公委之以

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善無車於字

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

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善無者字豈素宦於朝借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同向注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之魯

用季氏故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翰曰

宋用子冉而夫以孔翟善作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

濟曰宋魯竟弱故云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善曰國語

冷州鳩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消亡積毀消國亦云消骨又曰讒毀之言骨

肉之親爲之消滅國亦然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

人子臧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爲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

威王宣王所以彊威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

聽並觀垂名

善作明

當世

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

而後可知也

銑曰奇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

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

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也

五臣作矣善

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

于郭鄰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

此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爲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爲讐敵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善作霸

不足侔而

善無而字

三王易爲

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

善無良字

同翰注

翰曰五伯

齊桓

秦穆

晉文

宋襄

楚莊也侔比也三王禹湯武也

楚莊也侔比也

三王禹

湯武也

濟曰捐棄也

燕昭王

屬國於子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

死子之亡信可棄也

齊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爲

屬國於子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爲

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善曰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良曰紂剖比干

劉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修其墓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

善曰張晏

曰寺人勃鞞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

與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袂也勃

鞞字伯楚銑曰讎謂寺人勃鞞爲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袪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銑曰仇謂管仲爲公子糾射桓公中鉤

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

善本作嘉字

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

善曰秦孝

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

善曰史記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

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為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

乃爲人灌園也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爲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餘同善注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五臣作腸見

情素

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

隳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

五臣作變於士

善曰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

則桀之犬善作

狗可使吠堯而跖

隻

之客可使刺由

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

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策刁韞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

翰曰隳開也

何況

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濟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使者然則

荆軻沈

善作湛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善曰張晏

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濟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劒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路

善無路字

衆莫

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蒂

輪囷

去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善曰

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輪銑曰眄顧也蟠木曲木也柢本也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談或爲游重者人不以爲德故也

向曰德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信輔人主之治

善作政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

善曰

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善無也字

襲因也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善曰張晏曰陶

家名模下圓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
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

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爲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

五臣有以字

信荆軻之說而

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善曰戰國

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如郡縣

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乃引其匕首以隨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

匕首短而便用也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爲

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
於渭立為師也銑注同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

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邁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

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

善作義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向曰拘攣

淺近昭曠大明也

今人主沈於

善無沈於

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翰曰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

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

樂也

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

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

馬也阜飼牛馬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

止礪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 論語曰子罕言利

故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善曰晉均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

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

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

五臣作巖穴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

而趨闕下者

五臣無者字

哉

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責育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

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善翰同

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

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善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

爲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也

是胡越起

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

橫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櫪

渠月

之變

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櫪駢馬口長銜也

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

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櫪而後鞭策之威銑曰馳行櫪勒也

而

况乎涉豐草騁丘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曰吳爲丘墟向曰豐

茂騁馳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翰曰萬乘天子也

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

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向曰萌始形見也

禍故

善作固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所忽者也

銑曰忽輕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

善曰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

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王不

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濟注同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翰

曰全謂安全之道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

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者

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

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濟曰不絕其明者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

星不亂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忠臣

不避重誅以置

五臣無置字

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良曰

遺失也

臣乘願披心腹

善作腹心

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銑曰效進怛傷也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

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猶知哀其將絕也

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不惻言至深不可得知也

馬方駭

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

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

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壓結續也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

今日言其微切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濟曰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

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良曰言雖百舉措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

必若所欲爲危

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善無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

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卵其上公曰危哉國語曰升

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銑曰欲爲

謀逆之計變改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作無窮之善有樂極字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弊猶盡也向曰極

窮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顏監曰走趣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

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

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

甚矣濟曰景影也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

湯之滄

楚諒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

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濟曰滄冷也

不

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

善曰文子曰不治其

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良養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

良養

由基楚之善射者

善有也字

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

善無乃字

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挾矢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者善射

去楊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

銑曰言養由基

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

則養由未解持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

弓矢操持也

曰基初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

善無哉字

泰山之雷

力救

穿石彈極之統

五臣作綆

斷榦

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綆字彈盡也極之綆榦井上四

交之榦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榦曰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綆索也榦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

刻斷其木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濟曰靡無

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善曰

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必有盈縮也 銖曰銖權分寸索之重也言自銖銖稱

之寸寸度之至石丈必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善曰文子
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 曰夫事煩

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
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

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文
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

智成之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 先
則敗 牢而絕手可擢

而拔 善作抓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
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

林曰抓壯交切 銖曰三尺曰圍十 據其未生先其未
圍言大也蘖小也搔搔斷絕擢搔也

形也 善無也字 向曰 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言制事在於未發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礮力公切

尚書注曰砥磨石也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礮砥礪皆磨石也

臣願

五臣無臣字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反以

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

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

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

音昨善作

作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而却也

善曰胡戎為難舉兵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

縣又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笮都最大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

六國也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

秦之約厲荊軻之威

善曰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

國却秦有地資也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二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

以拒秦燕復使荊軻以刺秦王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

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作是

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

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
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
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脩恩義以
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
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

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

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

之附羣牛腐輔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

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翰曰訾量也蚋蚊也蠅蚋固
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劒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

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

濟曰失職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

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

過

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

良曰三公謂晁

削地是大王之

善無

之字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

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勝於京師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輸

去

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

東之府

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如淳

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

而行也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錯轉粟西向陸行不

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善曰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

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奇守禽

獸不如長洲之苑善曰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

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

以海水朝夕為池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深

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向曰壁壘軍城也副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重也闕城函谷峽武

等關淮南吳之
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
安全 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

不然漢

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襲大王之都

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
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

魯東海

絕吳之饗

失道

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
海郡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及東

海郡

良曰魯東海二都
也使之絕吳人饗饋之道

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

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銑曰
梁王

武也滎
陽縣名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向曰三淮南謂淮南
王安衡山王賜廬江

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閭

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

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翰注同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劭曰漢將酈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

遂發兵應吳此事以彰不可掩覆

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

之內矣

善曰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也良注同張韓將

北地弓高宿左右

善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服虔曰

弓高侯韓頽當也如淳向曰
曰宿軍左右銑注同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言吳

兵之急
壁軍城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

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

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

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翰曰賤臣鄒

衍也叩心言恨也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五臣作堂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

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濟曰襲及也餘文同下官每讀其書

未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

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朱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

文讀之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

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
定之論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
有不易
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傳曰義士猶或非

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足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過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顧寬之深也此謂由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

乃今知之

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

始不信今乃知之

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馬銑曰停左右欲其靜察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

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操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卑黑憂悲而

不得忘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操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向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曰言自微賤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
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
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賈名譽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

入金華之殿

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

華殿謂嘗官

於朝廷也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五臣作也字

善曰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
門局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凝堅嚴敬也局禁宮

闕之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
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闕闕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闕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薄伎良同善注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及已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文同銑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黿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

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讐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也
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常欲結纓
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伏劒少謝萬一

善曰左氏傳曰衛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

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對曰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劒而死莊子弇垺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
得處一焉向曰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

王也餘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剖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放至
也左氏傳歲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不圖小人固陋

坐貽謗缺

善曰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濟曰

迹墜

昭憲身限幽圉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圉圉當

為誅始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今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

痛入骨髓

良曰墜陷也昭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

憲明法也限

隔幽圉謂獄也

之每以一念

五臣作是

來忽若有遺

善曰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

虧義為辱

李陵答蘇武書曰每一念至忽加以涉旬月然忘生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

善曰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
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
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向曰涉歷也伍對也此

少卿所以仰天槌

直追

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善無也善

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
之以血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
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

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

其上則

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

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

京師同善注 翰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善曰漢書曰蕭

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

臺使出左氏大義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也漢宮有雲臺

退則虜

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

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也

良同善注俱啟丹冊

並圖青史

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

事 銑曰啓開也冊書也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

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善曰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向曰言毀
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

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

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

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
翰曰不義謂蒭婦公不過兄也餘同

善注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

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

囚於請室而僕又侁之蠶室
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

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
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

夫以善無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

歸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

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

仲連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

封之不受而去接輿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

佯狂避世而行歌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

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

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向曰嚴光餘姚人餘

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關義同扶若使下官

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

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

善曰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 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劍也殞自殺也何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善曰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

有私於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曰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濟曰齊魯燕趙義

使所出

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

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

其業

良曰聖歷謂天子也歷歷數也欽敬也

青雲浮洛

善作

榮光塞河

善曰尚書

中侯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

去也銑曰青雲榮

光皆河洛之瑞也
西洎臨洮土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

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向曰皆邊名洎距皆至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善曰揚雄靈賦曰文王之

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莫英為歷宋均

曰昭景為景星所炤也翰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

子之仁義景星醴泉皆瑞也謂而下官抱痛圓門

含憤獄戶

善曰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園土獄城也濟曰圓門亦獄門抱痛含憤恨之

也深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善曰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

知矣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

之冤不愧於沈首鵠

善作鴻

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善曰晏子春秋

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銑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不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彦升

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

制付使者
向同善注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

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

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雖漢在四世魏稱

三祖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濟曰謂武

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貢曰夫足以繼想耳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也

暮

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向曰

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

嚴徐而待詔

善曰荅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䟽言世務上召見乃

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翰曰易

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曰以

孔子之門論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聲易曰飛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

嚴安徐樂上䟽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

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左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

詭集有辯才論

濟曰言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良

帝知我訥言戲云

辯才

曰

庸陋謙詞也式用

拙速雖效蚩鄙已彰

善曰孫子兵法

訓答也樊猶恩也

曰兵聞拙速未

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益著閭閻上詩表曰勞者歌其

事貴露蚩鄙

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蚩

鄙皆謙詞也效呈也

臨啓慙慙

女

罔識所寘

音至慙愧也寘置也

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

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

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

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眔

眔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

貞公眡真忍
切眡休于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

五臣無當賜字

脩理臣

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

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

悵

善曰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

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桓子新論天下神人五

二曰隱淪

濟曰緒屑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

謂眡眡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而年世質遷孤

士大夫為之悲傷也

隱淪謂徵士翟湯

喬淪塞

善曰廣雅貿易也
也言年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

遂使碑表

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

善曰桓子新論曰
雍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
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

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
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慷慨以長歎
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歎陛下弘宣

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善曰杜預左傳序曰弘宣祖業仲
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濟曰弘大宣示也
言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之非求功效於
也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
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

語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代也烈業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世

謂梁也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善曰左氏傳曰凡諸侯

王事加二等良曰渥厚也言壺為晉樵蘇之刑遠流

於皇代齊五臣作世善曰戰國策顏蠅謂齊王曰秦攻

不赦銑曰此刑久絕今天臣亦何人敢謝斯幸向曰

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非分

而得謂之幸言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善曰劉璠梁典曰昉為尚

起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

辭切亦不能奪
翰注同

任彥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

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還旨謂不許其辭

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銑曰言憂感深

悼傷也失

昉善作

於品庶示均鎔造

善曰鵬鳥賦曰品庶每生蒼頡篇曰

鎔炭所以行銷鐵也

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

干祿祈

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但

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闕白於視聽哉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闕於視聽皆謙也所

不忍言具陳茲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昉

善作君

往從末官祿不代耕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祿

翰曰言薄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善曰禮記曰命

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

省

良曰甘旨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

膝下之歡已同過隙

善曰孝經

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銑

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善曰孫卿

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俛見几筵其器存其入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

且奠醑外不親如

在安寄晨暮寂寥間

苦若無主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醑

以酒祭地也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埤蒼曰間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翰曰奠醑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

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間空也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

喻善曰呂安荅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比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乂

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

命

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

銑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

心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
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向

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

錫類所及匪徒教

義

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

不任崩迫之

情謹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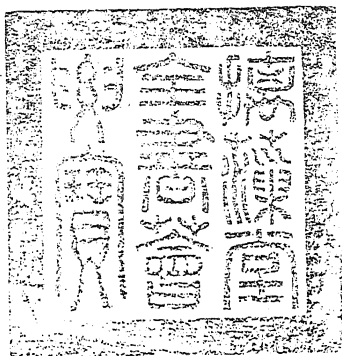
奉善作

啓事陳聞

濟曰崩迫

謹啓

文選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張 塤

謄錄監生

臣

周嘉猷